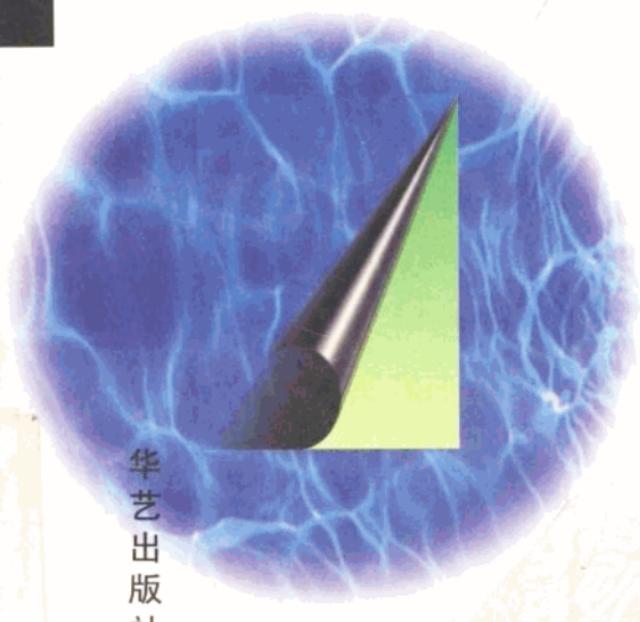




王泽群

# 大海在呼唤

D A H A - I Z A - H U H U A N



华艺出版社



### 作者简介

王泽群 已“知天命”。学农转工，再转文。有书《骆驼童子》、《五叶草》等三种；有电影《瀚海潮》、《逃犯》、《梦非梦》等五部；有电视剧《盛族》、《乡里乡亲》、《男人也有故事》、《一天24小时》等四十余部（集），作品多次在国内获奖。

现为青岛市文联创作研究室主任，青岛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一级编剧。

华艺出版社



时间：当代。

第一集：1989年。夏。

第二集：1989年。夏。

第三集：1989年。秋。

第四集：1989年。秋。

第五集：1991年。夏。

第六集：1991年。夏。

第七集：1991年。秋。

第八集：1991年。秋。

地点：蓝海市。

人物：

谭 涛：男；29岁。（以第一次出场时间记）

李 帆：男；35岁。

姚 琴：女；28岁。

聂文凤：女；34岁。

秦 震：男；24岁。

李 霞：女；27岁。  
聂文虎：男；29岁。  
宋大江：男；29岁。  
成仲山：男；79岁。  
钟云达：男；58岁。  
孙佩云：女；57岁。  
姚绍山：男；58岁。  
赵 珊：女；56岁。  
徐处长：男；50岁。  
郭 丽：女；26岁。  
宋大伯：男；66岁。  
老 猫：男；29岁。  
姜 淇：男；57岁。  
刘树清：男；59岁。  
甄维维：女；34岁。  
刘 弘：男；29岁。  
农 民：男；42岁。  
欣 欣：女；6岁。

西园寺公木：男；32岁。（日本）  
森木博文：男；45岁。（日本）  
斯杰思：男；40岁。（澳大利亚）

# 目 录

大海呼喚.....	(1)
<u>已</u> 太陽不寂寞.....	(215)

## 关于《大海呼唤》 ——代序

海是人类生命的真正母亲。

我们这颗蔚蓝色的星球，在茫茫宇宙里按照永不可知的原则、向着永不可知的目的，旋转着前进着的时候，如果没有海，也就永远没有生命，没有人类，没有思维。

在我们这个以几何基数的速度，发展着科技、经济、文化的时代里，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在惊呼且慨叹着地球资源的日益枯竭，并对人类的未来表示出担忧的时候，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科学家，把自己研究的目光瞄向了大海……

四年以前，有两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因海难而夭折——消息传来，举国震动。震动他们夭折得太早，太年轻，一个刚过“而立”，一个尚未“而立”；震动他们有那么高的学历，一个博士，一个硕士，而且均是从国外学成归来；震动他们在中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在中国最有希望有时候却匆匆地走了，带走了祖国、科技、亲人、学校、师长、学子们那么多那么多的遗憾！

我在奉命采访并准备写一部关于他们牺牲了的戏的过程中，知道了引起这所有的震动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它只有一个字：穷。

我拒绝写这样一部戏。我拒绝只写这样一部“悲亦真悲

哉，壮却非真壮”的英雄戏。但是，我却确确实实被我们的四代海洋科技工作而奉献出来的崇高精神所深深感动。我决定写另外一部戏。我决定在这部戏中把始终困扰着我们的由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的狭小而在“初级阶段”中常常让大家不得不慨叹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来一个“反做”，在人间，也就是在我们生活的四维空间（爱因斯坦先生的理论）里呼唤一些真诚、真挚、真情，寻找一些温馨、温柔、温暖……不是吗？我们所有的拼搏、努力、奋斗，不就是为了这六个描述人类、人生、人性的最本质的“词汇”吗？

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山东广播电视台领导的支持，几经修改，文学剧本第三稿已基本通过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两位英雄夭折时遇到的问题，仍然只有那一个字儿。几经筹措，历时两年，将八集的文学本压缩成六集做成，许多遗憾，已与剧本初衷，相去甚远。诚如哲人所说：影视艺术永远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今天，仍然由我和我的朋友们自行筹措，将这样一部文学剧本奉献给热爱影视文学剧本艺术的朋友们手里的时候，我的心上依然响着那一直未能与电视观众们见面的另一支歌：

这一份执著这一份求索  
剑胆琴心苦思喋血  
风风雨雨世世代代  
.....

这一种向往这一种情怀

兰风梅骨磨针石上  
雄心万里倚剑天外

.....

本书付梓之时，我首先感谢那些依旧在第一线上栉风沐雨、奋力拼搏的科技工作者；感谢鼎力支持这部戏创作拍成的滕敬德、尹棠以及王汉平、魏民、赵冬苓、张新建等先生；特别感谢在采访时给予我许多帮助、做了许多联络工作的李旭先生；特别感谢本丛书主编李敦伟先生。没有他们，也就没有这部戏，这本书，这一次小小的“呼唤”。

是为序。

作者

1995.11.18于北京天道酬勤斋

# 序

特写：汤普森现代钢琴教程第一册。

一只小手翻到第 45 节——《平安夜》。

一双小手在弹奏《平安夜》的练习曲，她弹得不太熟练，但极有韵味……由练习曲变奏为主题旋律，主题歌声渐起

---

主题歌：

那一片蓝蓝海哦 是你的梦幻

那一片海蓝蓝哦 是我的爱恋

就这样携手相牵相依相偎一百年又一百年

就这样风雨同舟同恩同怨一万年又一万年

谁是海 谁是天

谁是船 谁是帆

谁是锚 谁是链

谁是恨 谁是怨

谁是生 谁是死

谁是爱 谁是恋

一个梦深深地深深地埋入海底

一个梦湛湛地湛湛地升上蓝天

就这样携手相牵相依相偎一百年又一百年

就这样风雨同舟同恩同怨一万年又一万年

那一片情深深哦 是你的追求

那一片深深情哦 是我的永远

在主题歌声里，出现如下画面——

一片退潮的黄金沙滩上，我们剧中的主要角色，这一群青年科技工作者身着各式泳装从海中向岸上走来，（长焦拍摄）他们背后是无尽的海和天，他们的脸上是灿烂的笑与阳光……

——在此画面上叠印我们这个故事中的许多片断画面

.....

——由故事中的画面再次叠印年轻人朝着画面走来的镜头……

在以上画面里推出主创人员表.....

镜头摇向大海——

海上争驰的彩色的帆.....

镜头摇向远岸——

岸上竟高的现代的楼.....

蓦地，一个拍岸大浪盖满了镜头——海浪退去，是伤痕累累的礁与缠绵撕打的洁白的浪花.....

涌动的浪花里推出——《大海呼唤》。

（每集片头均采用此序。）

# 第一集

字幕：1989年。夏。

一架波音767正飞越太平洋……

一片茫然无涯的荡荡大海……

海上摇出的美丽的蓝海市——高楼。远山。绿树。红瓦。  
一片让人永远难忘的风景……

教研室里。

特写：一只椽笔正在红纸上写着什么——先是一个惊叹号“！”，然后是“你”再是“迎”……

写字的是聂文虎，帮忙的是宋大江。

宋大江：哎哎！你怎么这么写？

聂文虎：（极不耐烦地）扶好了。

宋大江：我说，哪有你这么写字儿的？

聂文虎：（停了笔）怎么？我这么写犯法？

宋大江：法倒是不犯。我看着别扭。

聂文虎：我不别扭，你别扭的是哪一门子啊？（命令式的）扶好了。

宋大江：（边扶边说）你这个人啊，就是邪。哪有这么写的？

聂文虎：那你说怎么写？

宋大江：呶，这是欢迎横幅么。应该从左向右：谭涛，逗号；欢迎你！惊叹号。

聂文虎：我怎么了？

宋大江：你怎么了？你倒着来了呗。

聂文虎：我倒着来了，你正着看正着念不就得了么？现在的事儿，都是这么个理儿——他倒着来，你正着看。

宋大江：谬论。

聂文虎：谬论？我看谭涛选了这么个时候回来才是真正 的谬论哪！……

行政办公室。

徐处长：（十分不解地）他真说了他回来？

李帆点点头。

徐处长：（再追问一句）他打的国际直拨？

李帆又点点头。

徐处长：你亲自接的？

李帆：（有点儿火）我亲自接的。怎么？你不大信？

徐处长：我？我信。现在我是什么都信，什么也都不信。你说，他要是打完了电话，又回去上课去了呢？好几个。都是这个办法。电话也是我亲自接的，我这里好一阵忙活，又是准备又是欢迎，什么都置办齐了。呶，人家那边连个影儿、

别说影儿，连个信儿也……

李帆：（打断他）谭涛已经起飞了，下午 16 点 20 分就到。他不会再去找上课，他已经拿了学位，双博士学位。

徐处长：双博士学位？嗯，那我就更有数了。双博士？……（他想了一下）行。先住研究生宿舍吧。嗯……D 楼 408 还有个床位。

李帆：徐处长，有政策。谭涛回来属于可以分配一套房子的。我半个月前就找过你了。

徐处长：政策？什么政策？我有数儿，不用政策。（强调地）他要是回来，就是 D 楼 408。他要是不回来，这 408 我还得安排别人哪。

李帆：（沉默有顷，才说）我用用电话。

徐处长：（将电话一推）行啊。你找了领导，也替我大老徐反映反映。我还就是真的解不开现在这些疙瘩呢！

李帆笑笑，没说话。他去拨电话……

蓝天里，波音 767 正平稳飞行……

海天大酒店网球场。

几个外国人正在打网球……

另一个网球场球网前，西园寺公木正深情地看着用大毛巾揩汗的姚琴——

西园寺：这么说，您是一定要去接他了？

姚琴：（揩了汗，妍然一笑）您说呢？

西园寺：（无奈地）从礼节上讲……

姚琴：（打断他）NO。从一切意义上讲。

西园寺：（礼貌地）是的是的。应该从一切意义上……

宾馆豪华套间。

西园寺公木深情地看着正在用电吹风整理头发的姚琴，姚琴从镜子里瞥了他一眼，他赶快把眼光移了开去——

姚琴：（边做头发边说）我要用一下您的车。

西园寺：（未解，又顿悟）哦哦。随君调遣。（他想了一下又说）我送您？

姚琴：不用。让司机去就行了。

西园寺：明白。车与司机，随君调遣。

姚琴：谢谢。我真的很感谢。

姚琴转过身来正视着西园寺公木的时候，他却已转身向窗外看去。

窗外，是一片阳光下的海……

大堂前厅。

电梯门开处，姚琴款款踱出，她着一袭洁白似雪的连衣裙，一双镂空白凉鞋，一个小小的白挎包，配上一个白色带浅红芯的发结，便有了一种难描难绘的风彩。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她感觉到了人们艳羡的目光，低下头，看看表；她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却怔住了——大堂沙发前，李帆正缓缓站起深沉地注视着她……

她想了一下，才款款走过去——

姚琴：你怎么来了？

李帆：等你。等你和我们一块儿接谭涛。

姚琴：（笑了。想了一下才说）李老师，请你等一下。  
她向鲜花房走去。

李帆仍在注视着她……

鲜花柜台前。

姚琴挑选许久，才选定了一大抱红玫瑰花儿，她付了钱，抱着花向李帆走来。那一束红玫瑰，映耀得她十分美艳。

李帆没说话，转身朝大堂外走去……

大厅门外。

一辆面包车开了过来，在他们面前停下——

李帆：（拉开车门，对姚琴）上车吧。前面位子。

姚琴：你上吧。我有车。

李帆惊讶地看了姚琴一眼，没动。

车上，宋大江和聂文虎也奇怪地看着他俩。

时光就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李帆看着姚琴，她也正平静地看着他……

李帆似乎明白了，他独自上了车，狠狠地拉死了车门。

车子发动了……

姚琴仍抱着红玫瑰站在大厅前，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无声地开了过来……

面包车里。

聂文虎：（问李帆）她怎么不上车？

李帆无言。

聂文虎：（仍不歇气）姐夫，是不是又是那个日本老板？

.....  
李帆仍无言。

聂文虎看看李帆的脸色，再没敢说话。

宋大江想了想，从衣兜里掏出烟，攀到司机座旁边，打火，点烟，递给司机——

宋大江：董师傅，攒点儿劲，别让后面那辆日本车撵上咱们。

董师傅：（看看倒车镜）不行啊宋老师，那是辆奔驰500。  
.....

正这时候，姚琴的车已轻轻地超了过去，那车上的司机还轻轻地揿了两声车笛……

面包车上，三个男人脸色严峻……

教研室的阳台外屋。

特写：一只鸡蛋投入油锅里……

孙佩云扎了一条印花围裙，正掌勺。

钟云达，聂文凤做她的下手正忙来忙去……

钟云达：（手拎两条黄花鱼比较）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搞捕捞专业的教授竟然会没有鱼吃；而且，并不是说常常要吃。

聂文凤：岂止是鱼？钟先生，您没看看你们请客吃饭的大环境？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这是中国海洋大学渔业资源与管理专业的教研室。三张办公桌拼成了临时大餐桌；外间当年很讲究的玻璃花房权做了厨房；孙佩云正在煤气灶上炒出了缕缕青烟；大餐桌上的